

策乱江山

蝶影轻舞

作品

冉冉红尘残若梦，往事岂堪再回首。
生死相恋不相忘，愿君事事远离伤。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 Ltd.

策乱江山

蝶影轻舞
作品

上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 Ltd.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策乱江山 : 全两册 / 蝶影轻舞著 . -- 北京 : 北京
联合出版公司, 2016.9
ISBN 978-7-5502-8490-6

I . ①策… II . ①蝶… III . ①言情小说—中国—当代
IV . ①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200671 号

策乱江山 : 全两册

作 者: 蝶影轻舞

选题策划: 北京宏泰恒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责任编辑: 李 红 夏应鹏

策划编辑: 李 艳

封面设计: 苏 涛

版式设计: 王玉双

责任校对: 张艳婷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

(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 83 号楼 9 层 100088)

北京联兴盛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450 千字 880 毫米 × 1230 毫米 1/32 19 印张

2016 年 9 月第 1 版 2016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502-8490-6

定价: 59.80 元

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本书若有质量问题, 请与本公司图书销售中心联系调换。电话: 010-58572848

目 录

第一章 人生若只如初见	001
第二章 沙场豪情英雄归	031
第三章 风中蝶儿翩翩舞	061
第四章 情深意长伤无悔	093
第五章 喋血泪洒荆棘路	125
第六章 花好月圆落惆怅	153
第七章 知己难求在天堂	181
第八章 铁骨柔情梦一场	211
第九章 痴心刻骨泪千行	241
第十章 磐石蒲苇誓如霜	271

蝴蝶在舞天

蝴蝶——美丽的化身，它的舞姿轻盈而优雅。它飞舞在花丛中，为大自然增添了几分生机与活力。蝴蝶的翅膀上，有着各种各样的图案，有的像花朵，有的像抽象的图形。蝴蝶的飞行，是一种艺术，也是一种享受。它让我们看到了大自然的神奇与美丽，也让我们感受到了生命的脆弱与珍贵。

蝴蝶——美丽的化身，它的舞姿轻盈而优雅。它飞舞在花丛中，为大自然增添了几分生机与活力。蝴蝶的翅膀上，有着各种各样的图案，有的像花朵，有的像抽象的图形。蝴蝶的飞行，是一种艺术，也是一种享受。它让我们看到了大自然的神奇与美丽，也让我们感受到了生命的脆弱与珍贵。

第一章 人生若只如初见

人生若只如初见，何事秋风悲画扇。这句诗出自纳兰性德的《木兰花令·拟古决绝词柬友》。它表达了一种对爱情的看法，即如果爱情从一开始就是美好的，那么就不会有后来的分离与痛苦。这句话在文学作品中经常被引用，用来形容一段美好的初恋。

人生若只如初见，何事秋风悲画扇。这句诗出自纳兰性德的《木兰花令·拟古决绝词柬友》。它表达了一种对爱情的看法，即如果爱情从一开始就是美好的，那么就不会有后来的分离与痛苦。这句话在文学作品中经常被引用，用来形容一段美好的初恋。

人生若只如初见，何事秋风悲画扇。这句诗出自纳兰性德的《木兰花令·拟古决绝词柬友》。它表达了一种对爱情的看法，即如果爱情从一开始就是美好的，那么就不会有后来的分离与痛苦。这句话在文学作品中经常被引用，用来形容一段美好的初恋。

人生若只如初见，何事秋风悲画扇。这句诗出自纳兰性德的《木兰花令·拟古决绝词柬友》。它表达了一种对爱情的看法，即如果爱情从一开始就是美好的，那么就不会有后来的分离与痛苦。这句话在文学作品中经常被引用，用来形容一段美好的初恋。

蝴蝶花满天

夜色像一张黑色的网，把所有的寂静都笼罩在一起。刚刚被雨水洗涤过的天空又露出了点点星光。初春的微风轻轻吹着，花园中的花朵散发着清淡而优雅的芬芳。从屋檐上滴下来的雨水，滴答滴答打着节拍。街道的另一边，除了偶然传来的几声狗吠，一片沉寂。

“咣当”，一只茶杯落地的声音，打破了落针可闻的安静气氛。屋子内的守卫纷纷拔出身边的佩刀严阵以待。许久，外面依然是风平浪静。为首的大汉回头看到坐在他们包围圈中的胖子正在瑟瑟发抖，他鄙视地收起兵器，叹了口气退到一边。

为首的大汉是锦衣卫同知之一，姓秦名大海，出了名的火爆性子，满脸的络腮胡子让他在发脾气的时候显得狰狞和粗暴。秦大海望着今天他要保护的荣家主人，心中着实憋了一口气。

荣府的主人是无能的大胖子，酒色财气样样皆精。荣府在京城之所以有今天的地位，完全是因为荣家的大小姐嫁给了当今皇帝，并且在宫中十分受宠。不知道是不是这个胖子坏事做的太多，居然接到了令江湖中人人闻风丧胆的喋血令！秦大海虽然身在朝廷，但是对于喋血令却一点也不陌生。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武林中崛起了一个神秘的杀手组织。他们在杀人之前都会在目标人物的家中放上一面令牌。而接到此令牌的人，没有一个人活得过十二个时辰。这么多年来他们从来没有失过手。

更让人害怕的是他们满门喋血、不留活口的一贯作风。凡是惹上喋血令的，就只能替自己准备后事，企图逃跑的人只会死得更惨。

“秦……秦大人，时辰已经到了，你……你说，他们还会不会来？”荣老爷战战兢兢地站起来，试探着询问秦大海。

秦大海是一个有点愤世嫉俗的人，对于荣胖子的日常行为极为不满，他看到平时嚣张跋扈，现在遇到事情就只会发抖的姦种没有一点好感。他漫不经心地扫了荣胖子一眼，拿起水果盘中的苹果狠狠咬了一口，没好气地回答：“我哪儿知道，我又不是他们！”

荣老爷强忍着心头的怒火。自从成了皇帝的老丈人之后还没有人敢用这样的态度跟他说话，等这件事情过去之后，他一定要女儿在皇上面前狠狠地告秦大海一状。

秦大海正津津有味地翘着二郎腿吃苹果，忽然听见房顶有轻微的脚步声。秦大海手中的苹果向上一掷，屋顶被他射了个大洞。他立即施展轻功跃上屋顶，却发现视线范围内一片空旷。

此时锦衣卫全部如临大敌般将荣老爷团团围住。秦大海虽然对荣胖子很不满，不过这个胖子的生死也关系着自己的脑袋，他丝毫不敢懈怠。秦大海聚精会神地扫视了一遍脚下的花园，他感觉到身后一股浓烈的剑气正直击他的后颈。

秦大海敏捷的一个后空翻，凌空踢出一脚。他身后的杀手确实不是等闲之辈，挨了秦大海一脚的同时，手中的长剑也刺中了秦大海的右臂。秦大海的手上传来一阵剧痛，他暗叫不妙，那杀手的剑上淬了剧毒。

秦大海此时终于明白为什么喋血令的杀手在执行任务时从来不失手。就像刚才那样，眼前的杀手完全是只攻不守的打法。秦大海在锦衣卫中是数一数二的高手，可是这个杀手只刺出一剑就让他身中剧毒。

“啊……”

秦大海还没来得及思索如何才能保住那个该死的荣胖子的命，便听见屋内传来了一连串的惨叫声。秦大海大叫不妙，勉强提起一口真气跳下屋顶。他一看屋内的情形，便觉得天旋地转，刚勉强稳住身形，那杀手

也紧随而来。

杀手的剑刺向秦大海的后背，秦大海侧身闪过。他已经没有力气再提起自己的佩刀了。他看到荣胖子已经倒在血泊之中，估计是凶多吉少了。秦大海倒并不在乎荣胖子的生死，只是想着他现在该怎么脱身。

现在秦大海的面前已经有了三个杀手，他们对着秦大海一字排开。

“你们到底是什么人？向天借胆敢动锦衣卫。”秦大海厉声喝道。

“哼，喋血令要杀的人从来都没有漏网之鱼。”一个清脆的女声响起，让秦大海吃惊不小。他没想到喋血令的杀手居然是女人。“你们自作聪明，把荣府的女眷送出京城，你们以为可以瞒得过我们吗？他们现在已经在黄泉路上等你了。”

女杀手话音刚落，手中长剑便刺向秦大海的眉心。秦大海感觉到一股气流在体内流窜，渐渐到了他的丹田穴。他知道毒性开始发作，已经无法运功了。就在秦大海绝望地闭上眼睛等死的时候，他听见了清脆的声音。

秦大海睁开眼睛，三个女杀手的剑已经掉在了地上，他的身前站着一个挺拔俊朗的年轻男子。秦大海替自己捏了一把汗，埋怨道：“你怎么才来，再晚来一步就等着给我收尸吧。”

年轻男子的神色十分严肃，他深邃的眼眸注视着面前三个女杀手，忽然长剑舞动，三个女杀手觉得眼前人影晃动，等回过神儿来，都已经倒在了地上。

“说，你们受何人指使，来刺杀荣老爷。”年轻男子的话语中透出凛冽的寒意。

三个女杀手相互看了看，其中一个用轻蔑的眼神看着秦大海和那个男子，嘲讽地说道：“哼……别想从我们口中知道任何事情。”

“奶奶的，锦衣卫有的是办法让你求生不得求死不能，我就不信了，你们还是钢铸铁打的。”秦大海中了毒，额头已经开始冒冷汗。

年轻男子还没有再开口说话，忽然闻到一阵奇怪的香味。随着微风吹

过，纷纷扬扬地飘落下许多花瓣，一阵悦耳的箫声在空中回荡。

三个女杀手听到箫声，双膝跪地，朝着同一个方向泪流满面。

“属下有负令主所托，甘愿接受惩罚。”三人异口同声地喊道。

年轻男子听了她们三人的话立即警觉起来，他知道按照江湖规矩，她们任务失败一定会受到严厉的惩罚。还没等他做出反应，刚才悠扬的箫声忽然变得急促。他和秦大海都觉得血气上涌，血脉偾张！更让年轻男子惊讶的是天空中飞舞的花瓣划过三个女杀手的咽喉，她们立即气绝身亡。

好厉害的暗器，好深厚的内力！

三个杀手一死，箫声便停止了，一切又恢复了平静，只有洒落在地上五颜六色的花瓣证明刚才有人来过。

秦大海的体力到了极限，知道自己暂时不会有危险，心情一下放松，人便晕了过去。

鸡啼刚过一遍，万物便开始苏醒。旭日东升，浅蓝的天边仿佛镶嵌上了黄色的金边。路边的露珠挂在草叶上等待着被阳光蒸发。太阳还没有完全照亮繁华京都的每一个角落，已经有三三两两的小贩开始出门摆摊。

这一天对许多普通百姓来说并没有什么特别，他们依然要为生活而奔波忙碌。可是昨天晚上发生的命案却即将在天子脚下掀起惊涛骇浪，打破波澜不惊的繁华都市中人们平静的生活。一队队锦衣卫在四通八达的街道中穿梭，到处张贴告示，一些嗅觉灵敏的百姓已经闻到了危险但又热闹的气息。

“站住……别跑……”两个衙差追赶着一个身穿囚服，脚上还戴着铁链的犯人。

街道两边围观的百姓十分自觉地让出一条道路，眼睁睁地看着犯人从自己面前跑过，然后再在背后指指点点，议论纷纷。

忽然，人群中有些人感觉到头顶有人影闪过。只见一个年轻男子施展轻功，拦在犯人面前，他上前一招简单的小擒拿手便将正在狂奔的犯人的

手腕抓住。那犯人的脉门被年轻男子握住，痛得哇哇大叫。年轻男子将犯人交到衙差手上，吩咐道：“把他带回去。”

“谢谢风大人，谢谢风大人，风大人真是好功夫啊！”其中一个衙差点头哈腰地对年轻男子奉承。

男子微微皱了皱眉，不耐烦地挥挥手，两个衙差才押解着犯人离去。

“刚才那个男人那么大的架子，连衙差都不放在眼里，是谁呀？”人群中有人议论。

“一听你这话就知道，你不是孤陋寡闻就是外地来的。连他你都不知道？风家的二少爷，锦衣卫的同知，皇上的宠臣，兵部尚书未来的乘龙快婿风灏柁风大人就是他。”

“哦……”人群中发出阵阵惊叹声。

说到风家，在京城几乎是家喻户晓。风家的先祖追随太祖皇帝一起打江山，在战场上与太祖皇帝出生入死，浴血奋战，立下了显赫的战功。太祖皇帝驾崩之后，继位的皇上为了拉拢人心，稳固江山，更是给风家加官晋爵。

风家世代为官，在朝廷中有着根深蒂固的地位和影响力。到了这一代，风家又出了一位战绩彪炳，守卫边疆的将军风灏南。

风家的老大风灏南十五岁被父亲送到军中，他并没有像其他王公贵族那样接受特殊待遇。他从最底层做起，与普通士兵一起奋勇杀敌，同吃同睡，没有一点儿大少爷的架子。在风灏南十八岁那年，父母双双病逝，只留下两个弟弟和一个年迈的奶奶。

现在的风灏南，经过十多年的血战沙场，已经是皇上倚重的边疆重臣，让前来侵犯的敌人闻风丧胆的大将军。

风家的老二风灏柁，现任锦衣卫同知，在朝廷中有着不小的势力。父母病逝那年，风灏柁十五岁。哥哥风灏南那时候正在外面打仗，他只好扛起整个家族的责任。他一边写信安慰哥哥安心镇守边疆，一边还要照顾年

迈的奶奶和年幼的弟弟。

风灏栌十九岁的时候凭着自己的实力中了武状元，被锦衣卫指挥使看重，收到自己门下，悉心栽培，三年之后便做了锦衣卫的二把手。他是锦衣卫创立以来最年轻的同知。

风家的老三风灏鸣，京城里的人一提起这个风三爷便连连摇头。风灏鸣完全没有两个哥哥的能力与气魄，一天到晚不务正业，流连在京城的花街柳巷，对那些狐朋狗友和烟花女子一掷千金，每次闯了祸，便躲在二哥风灏栌的身后，让哥哥替他收拾烂摊子。

风灏栌打发了两个衙差，自己慢慢地往回走，途中不断有张贴告示和巡逻的锦衣卫朝他行礼他都没有在意。他还在想着荣老爷的命案。

其实风灏栌也不在乎荣老爷是生是死。按照秦大海的说法，这种死胖子能死一个少一个。可是锦衣卫将荣府如铜墙铁壁一般围得水泄不通，荣老爷还是死了。荣老爷死了不要紧，要命的是接下来该怎么办？

已经死在那些女杀手手中的锦衣卫算是死了一了百了，可是秦大海怎么办？他现在身中剧毒，却还被关押在牢房中。

风灏栌与秦大海年纪虽然相差很大，但是两个人的私交很好。秦大海也算不上什么好人，不过他敢作敢当，也算得上是一条汉子，风灏栌不想眼睁睁地看着他死在自己的牢里。

风灏栌心不在焉地回到家中，刚刚迈进家门就听见弟弟风灏鸣打骂下人的声音。风灏栌的心情糟透了，没有理会便直接回了房间。他坐下来伸了个懒腰，正想坐下来好好喝杯茶，就听闻门外奶奶在叫他。

“灏栌，是你回来了吗？”风老夫人接到下人的禀报，知道风灏栌回到家中，便立即过来了。

风灏栌强打起精神开了门，扶风老夫人进屋，挥手示意下人退出去：“奶奶，今天起得这么早啊？”风老夫人笑呵呵地在风灏栌对面坐下，说道：“年纪大了，睡眠就浅……奶奶这么早就过来找你，是有事情跟你说。”

风华满天下

祖孙二人正聊着，一个丫鬟捧着食物托盘进来了。

风老夫人亲自将食物摆放在风灏栎面前，把筷子递到他手上，说道：“灏栎，今天城南有庙会，你还记不记得？”

风灏栎忙碌了一个晚上，现在脑子里装的全都是荣老爷的命案。他一边吃着一边漫不经心地回答：“是吗？我不记得了。奶奶，您想出去走走吗？那我现在去叫下人准备准备吧。”

“哎呀，你这孩子。”风老太太轻轻敲了敲风灏栎的头，“我一把年纪了凑那个热闹干什么。如月回来了，你和她都两个月没见了，你不想她？晚上陪如月出去玩玩，别只顾着公事冷落了。”

风灏栎愣了一下，这么快就两个月了？季如月是兵部尚书季海雄的独生女儿，他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被周围的人认定他们俩是一对的。总之在他中了武状元之后，就由风老夫人做主给二人定了亲。

风灏栎放下筷子，沉默不语。他不是不喜欢季如月，只是这种喜欢似乎跟男女之情无关。就好像这一次，季如月随着母亲回乡探亲，一走就是两个月，他却丝毫没有觉得相思难熬。他对季如月的疼爱 and 呵护，纯粹是一种兄妹之情。

“奶奶，昨天晚上发生了一桩非比寻常的命案，我怕我今天没空。”风灏栎其实很想在家里好好睡一觉，随时准备应付接下来发生的事情。

“不行，来不及了！”风老太太早就猜到风灏栎会拒绝，所以她已经做好了准备，“我已经派人去接如月了，这会儿估计就快到了。”

其实风老太太在替风灏栎和季如月定下这门亲事没多久，她就发现风灏栎的心里并不爱季如月。可是风老太太有自己的打算，风灏南常年在外带兵打仗，虽然战绩彪炳，战功赫赫，但是在朝廷中的根基却并不深。

风灏栎最近几年在锦衣卫中的地位节节攀升，可是毕竟只是二把手。虽然风家在京城也是显赫的名门望族，但是与先祖比起来，相差实在太大了。而兵部尚书季雄海在朝廷中的势力盘根错节，如果风家能跟季家结亲，对两家人来说都是锦上添花的好事。

风老夫人心里最放心不下的还是小孙子风灏鸣。她本来是打算让风灏鸣跟季如月定亲的，无奈季如月似乎只对风灏栎情有独钟。

风灏栎听了风老夫人的话，心里很不是滋味儿，但是也没表现出来。

“老夫人，二少爷，季大小姐已经到了。”风家的管家风顾修在门外禀报。风老太太看向风灏栎，风灏栎点了点头，说道：“我换身衣服，马上出去。”

风老太太满意地点了点头，在丫鬟的搀扶下来到大厅：“如月，你来了！”

季如月站在大厅无聊地拨弄着盆景，听见风老夫人叫她，立即转过身来，冲风老夫人甜甜地笑了笑。

季如月在京城是出了名的美人儿，明眸流盼，朱唇皓齿，水灵秀气，笑起来时嘴角两个小酒窝显得明媚动人。“奶奶，我好想你哦！”季如月迎上来，从丫鬟手中挽过风老夫人，撒娇地依偎在风老夫人身边。

风老夫人是打心眼儿里喜欢季如月。她不仅家世显赫，而且天生丽质，蕙质兰心，又懂得讨人欢心，对于这样的孙媳妇儿，怎么会不满意呢？“是想我了，还是想灏栎啦？”风老夫人握着季如月的手，打趣地说道。

季如月低下头，娇羞地说道：“奶奶，你怎么可以笑我……”

风老夫人望着季如月白皙的脸庞微微发红，想起了自己年轻时的样子，笑得更加开心了。风灏栎换好衣服从房间出来，正好听见了风老夫人的笑声，也微笑着上前去问道：“奶奶，什么事这么开心。”

风灏栎换了一袭白色的长衫，腰间一条镶嵌着金丝银线的腰带，垂挂着通透无瑕的玉佩，手持折扇，风度翩翩，神采飞扬。在风家三兄弟中，风灏栎是最俊朗的一个。他身材偏瘦了一些，但是剑眉之下的双眼深邃而明亮，刚毅俊俏的脸庞，温润如玉，风流倜傥。

季如月只稍微看了一眼，便觉得心如鹿撞，急忙转过头去。她第一次见到风灏栎，是在武状元考核的擂台之上，就是那个时候，季如月终于相信了一见钟情。

“没什么。”风老夫人牵着季如月的手走到风灏栎面前，说道，“我已经吩咐下人准备好了，玩得晚一些也没关系。”

风灏栎知道今天是逃不掉了，就点了点头。他其实是不喜欢跟季如月出去游玩的，季如月的心肠虽然不坏，可是脾气和架子却大得很，每次出行都很讲究排场，不找十几个人给她抬轿子开路，她是不出门的。

“如月，我们出去吧。”风灏栎无可奈何地带着季如月出了门。

季如月跟在风灏栎的身后一言不发。经过与风灏栎的相处，她发现风灏栎做事不喜欢过分张扬，她走到门口看到十几个家丁在等候，便拉了拉风灏栎的衣袖，轻声说：“灏栎哥哥，我不要这么多人跟着，我们自己去吧。”

风灏栎看了看季如月的随从，没感觉有什么异样，不由得纳闷。不过他也不想多问，便点了点头。

城南这一带经常会有许多老百姓聚会或者举办娱乐活动。街道两边摆满了各种各样的小吃以及手工艺品，或远或近地传来小商贩招揽生意的吆喝声。街上酒肆林立，车水马龙，人流如织。

风灏栎小心翼翼地护着季如月在人群中穿梭。季如月的花容月貌高雅气质在寻常百姓中吸引了不少注目。

“灏栎哥哥，好看吗？”季如月随手拿过小摊子上的一个面具，挡在面前问道。

风灏栎笑着点了点头，掏出碎银子丢给小贩。季如月就像是在玉米地中摘玉米的小猴子一样，见到什么拿什么，然后喜新厌旧地扔掉前面拿的东西。风灏栎跟在她后面不停地付账，他都不知道季如月有这么旺盛的精力。

“如月，走了这么久你也应该累了，我们找家酒楼坐坐吧。”风灏栎看季如额头上的汗水，体贴地说。

“嗯！”季如月这时才发现肚子真的饿了。

风灏栎带着季如月进了旁边的酒楼，一进门就感觉对面有东西朝他的面门飞过来。他拉着季如月闪到一边，随着清脆的响声，一个精致的花瓶跌落在地，碎片飞溅。风灏栎皱了皱眉，看到酒楼大堂中围着一群人。

“如月，你在这里等我，我去看看。”风灏栎不等季如月回答，就拨开里里外外围了三层的人进去。他一见到闹事的罪魁祸首，不由得气冲脑门。

风灏鸣正一脚踹在一个六旬老人的身上，怀里一左一右抱着两个十六七岁的少女。两个少女在风灏鸣怀中吓得瑟瑟发抖，哭得泪流满面。风灏鸣转头对其中一个吼道：“哭什么哭，跟了我风三爷还觉得委屈？”

被踢倒在地的老人白发苍苍，苍老的脸上布满了岁月留下的苦难痕迹。他跪在风灏鸣面前，哭着说：“风三爷，求您行行好。这俩孙女儿是我的命根子，您放过她们吧。”

风灏栎挤在人群中，听着人们的议论，对事情的来龙去脉已经了解得八九不离十了。风灏鸣来这里吃饭，结果看中了这两个卖唱的姑娘，非要强行带走。

想到风灏鸣平日里伤风败俗的所作所为，不禁怒火中烧，大喝道：“放开她们！”

风灏鸣此时是背对着风灏栎的，他转过身来气焰嚣张地问道：“谁？谁？敢管我的事……有种站出来！”

风灏栎的火气上来，上前就一巴掌打在风灏鸣的脸上。风灏鸣一个踉跄，用力推开怀里的两个女孩子，捂着脸骂道：“吃了豹子胆了，敢打你风三爷……”风灏鸣的话才说了一半，已经看清楚站在自己面前的二哥风灏栎。

风灏鸣咽了咽口水，讪讪地喊了一声“二哥”便不敢再吭声了。父母在他很小的时候就去世了，大哥常年在外打仗，奶奶又过分呵护溺爱，养成了风灏鸣不务正业又嚣张跋扈的性格。家里唯一敢管他的人就只有

二哥风灏栌。

风灏栌强忍着怒火扶起那位老人，哀叹道：“老人家，我们风家家教不严，让您受委屈了。”风灏栌想不出该用什么语言去安慰人家，便从怀里掏出一锭银子塞进老人手里，“您大人不记小人过，别和我弟弟一般见识。”

风家在京城势力岂是普通老百姓敢得罪的，老人家望着手里的银子连连摇头：“不敢……风大人您言重了。”

风灏栌坚持把银两塞给老人，打发祖孙三人离开之后，回头对风灏鸣的两个随从喝道：“还不快带三爷回去？还嫌丢脸丢的不够？”

风灏鸣不敢跟风灏栌顶嘴，毕竟家里是二哥做主。他低着头斜看了一下风灏栌，发现二哥眼中的怒火完全没有消退。风灏鸣正想为自己辩白几句，忽然看到街上的人都神色慌张地朝一个方向涌过去。

“有热闹看！”风灏鸣一见到混乱的场面，立刻又兴奋起来，刚才的不快已经被抛到脑后。

风灏栌狠狠瞪了弟弟一眼，侧耳倾听，人群中似乎有人在喊救火。他把不知所措的季如月拉到风灏鸣身边，说道：“有热闹也不关你的事。替我送如月回去！等我回家再找你算账！”

季如月还没来得及表示不满，风灏栌身形一晃，已经施展轻功离去。

城南这一地方虽然热闹，却是贫富差距悬殊，龙蛇混杂的地方，因此这里的治安一直让人头疼。风灏栌没走出多远，便发现离城门不远的几处房屋起火了，火势还在继续蔓延，附近的人都陆陆续续地跑出来。

风灏栌没见到有官兵前来维持秩序，不禁心里暗骂。

“救命呀……”

风灏栌听见呼救声，朝声音的方向望过去，一个妇女摔倒在地哭喊。风灏栌来不及细想，提起一口真气，纵身跃到那女人身边，此时也顾不上男女有别，说道：“这位大嫂，快起来，我扶你离开！”

“这位公子，我……我女儿还在那边呢……”妇人指指另一边哭喊。